

《内经》《难经》

针灸辑要

李磊 编著

NEIJING NANJING
ZHENJIU JIYAO

全书分十二章，对《内经》《难经》中医经典著作中的针灸内容，重新加以校勘、标点、训诂和整理，其强调校勘和注释，内容系统全面，有助于学习者正确理解传统针灸疗法的实际内涵和操作原点。

《内经》《难经》

针灸辑要

李磊 编著

全书分十二章，对《内经》《难经》中医经典著作中的针灸内容，重新加以校勘、标点、训诂和整理，其强调校勘和注释，内容系统全面，有助于学习者正确理解传统针灸疗法的实际内涵和操作原点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内经》《难经》针灸辑要/李磊编著. —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5377 - 4067 - 8

I. ①内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内经—针灸疗法 ②难经—针灸疗法 IV. ①R2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6720 号

《内经》《难经》针灸辑要

编 著 李 磊

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编: 030012)

发 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(电话: 0351 - 4922121)

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25

字 数 623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3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7 - 4067 - 8

定 价 55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前言

Foreword

本书是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和《难经》三部中医经典著作中针灸内容的节要注本。曾获香港大学庞鼎元中西医学研究基金资助。

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针灸医经的教材或专著已有数种，但这些书籍只是以《内经》《难经》篇章为纲目，既缺乏详细校勘，注释也多沿袭旧说，随文敷衍，殊未彰显针灸学术特色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上海中医药大学李鼎教授曾主编《针灸医经选读》自用教材，所选内容按针法灸法、经络腧穴和病证治疗三部分细分小类，选辑详略有序，注释简明扼要，惜仅用于校内而流传不广。

本书承绍师绪，以校勘、标点、训诂等古籍整理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，对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和《难经》三部中医经典著作中的针灸内容重新加以整理，择要分为“针灸大要与体质”“脏腑精神与营卫”“经络循行与病症”“五输原穴与俞募”“针法补泻与迎随”“针刺气血与浅深”“针灸治则与补泻”“集类刺法与操作”“九针形状与应用”“疾病证候与治疗”“按时刺灸与选穴”和“施治禁忌与针害”共十二类。所选原文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（明）赵府敬居堂刊本《灵枢经》、人民卫生出

版社影印（明）顾从德翻刻宋本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《佚存丛书》本《难经集注》为底本，以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明刻《医统正脉全书》本《针灸甲乙经》、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年排印本《黄帝内经太素》及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《〈黄帝内经太素〉新校正》为主要旁校本，并据《脉经》《诸病源候论》《外台秘要》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千金翼方》《医心方》等历代医籍的多种不同版本进行参校。正文前撰有绪论，每类标题下列有提要，所选原文重加标点，疑难字句详加注释。参考文献另列于书后《主要参考书目》一节中，以备查阅。

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和《难经》三书是中医的经典著作，也是针灸的经典著作。明确《黄帝内经》《难经》在针灸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，考察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和《难经》三部中医经典著作中的针灸内容，有助于正确理解传统针灸疗法的实际内涵和操作要点，全面加深对传统针灸疗法整体面貌的认识，从而将传统针灸疗法的理论、原则和方法进一步融会贯通，为针灸临床打下良好的基础。这在传统针灸疗法日趋衰落和异化的今天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希望本书能够成为针灸医生提高传统针灸理论水平的实用参考书。

李 磊

2011年8月

于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

绪 论

Preface

1

针灸医经指的是《灵枢》《素问》和《难经》三部中医经典著作。

1. 关于《灵枢》

“灵枢”之名最早见于唐代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。王冰在《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》中说：

“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‘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。’《素问》即其经之九卷也，兼《灵枢》九卷，乃其数也。”

林亿等《新校正》注解说：

“详王氏此说，盖本皇甫士安《甲乙经》之序。彼云：‘《七略》《艺文志》，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。今有《针经》九卷，《素问》九卷，共十八卷，即《内经》也。’故王氏遵而用之。又《素问》外九卷汉张仲景及西晋王叔和《脉经》只谓之《九卷》；皇甫士安名为《针经》，亦专名《九卷》。杨玄操云：‘《黄帝内经》二帙，帙各九卷。’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谓之《九灵》，王冰谓之《灵枢》。”

这是说《黄帝内经》分为两部，一部即《素问》，另一部皇甫谧《针灸甲乙经》自序称作《针经》，而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称作《九卷》，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则称作《灵枢》，另外还有着《九灵》的别名。林亿等《新校正》认为《针经》《九卷》《灵枢》《九灵》四书实为一书。

绪

论

《灵枢》又称作《九墟》。林亿等曾引用《九墟》校正过《素问》《针灸甲乙经》等医籍，对此，日本丹波元简《灵枢识》中说：“考亿等《素问》《甲乙》等注所引《九墟》文，今并见本经中，乃知《九墟》者，乃此经之别本。……要之，曰《灵枢》、曰《九灵》、曰《九墟》，出黄冠所称，而《九卷》《针经》乃为旧题也。”

“灵枢”的名称当出自道家，日本丹波元胤《中国医籍考》也有同样的观点：“今考《道藏》中有《玉枢》《神枢》《灵轴》等之经，而又收入是经，则《灵枢》之称，意出于羽流者欤？”

若《灵枢》《针经》《九卷》《九灵》《九墟》同为一书，则“灵枢”之名应属后起。因《针经》之名过于直露，《九卷》之名又偏于粗俗，和《九灵》《九墟》相比，“灵枢”的名称既语词典雅而又带有道家意味，体现了《黄帝内经》成书于秦汉之际并且与汉代盛行的黄老之学密切相关的学术特征。

按许慎《说文·玉部》：“灵，巫以玉事神。从玉，霝声。灵，霝，或从巫。”“灵”的本义为巫奉玉舞蹈以降神，因此与神明有关。“枢”则指枢要。张介宾说：“神灵之枢要，是谓‘灵枢’。”（《类经·卷一·类经名义》）此言甚是。道家认为万物皆有神，而人最具神灵，以《灵枢》阐述医理，故称神灵之枢要。又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篇首有“昔有黄帝，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成而登天”之句，《内经》系黄帝与诸臣问答医理之书，以神灵指代黄帝，显明《灵枢》为黄帝之学，义亦可通。

近人任应秋氏引陆心源之说而认为“灵枢”之名为王冰改作（任应秋《〈黄帝内经〉研究十讲》），立论颇觉牵强。王冰既称“幸遇真经，式为龟镜”、“昭彰圣旨，敷畅玄言”（均见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），对经文移简补遗每或有之，

若妄改书名则于理不合。王冰所见《灵枢》或确为当时《内经》传世之古本。

《灵枢》虽属《内经》的一部分，但却长期失传，以至于后代医家往往不提《灵枢》而多《素》《难》并称。晋代皇甫谧撰《针灸甲乙经》时曾取材于《针经》，王冰在注解《素问》时也大量引用过《灵枢》《针经》的文字，然而二人曾经见过的《灵枢》《针经》原本如今均已亡佚。林亿等校正《素问》《甲乙经》时并未见到《针经》或《灵枢》的全本。北宋元佑八年高丽献《针经》而曾诏颁天下，此书随后亦已失传。直至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成都史崧献出《灵枢》家藏旧本，增修音释并将九卷改为二十四卷，《灵枢》（亦称《灵枢经》）方才重现于世而流传至今。

历史上有着《灵枢》《针经》同时并存的情形，因此对于《灵枢》和《针经》是否为同一本书后世也有着不同看法。王冰注《素问》常引用《针经》或《灵枢》，或二者并引之，如在《三部九候论》中注引《灵枢》文称《灵枢》，而在《调经论》中注引同一《灵枢》文则又称《针经》。故林亿等《新校正》说：“在彼云《灵枢》而此曰《针经》，则王氏之意，指《灵枢》为《针经》也。”南宋王应麟《玉海》引《中兴馆阁书目》云：“《黄帝灵枢经》九卷，黄帝、岐伯、雷公、少俞、伯高问答之语。隋杨上善序。凡八十一篇。《针经》大抵同，亦八十一篇。《针经》以《九针十二原》为首，《灵枢》以《精气》为首，又间有详略。”这是把《灵枢》和《针经》看作内容大致相似而又有所不同的两部书。

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黄帝素问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素问》八卷，全元起注”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：“《黄帝针灸经》十二卷”，“《黄帝素问》八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十卷”，“《黄帝九灵经》十二

卷，灵宝注”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黄帝针灸经》十二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十卷”，“全元起注《黄帝素问》九卷”，“灵宝注《黄帝九灵经》十二卷”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：“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二十四卷，唐王冰注”，“《素问》八卷，隋全元起注”，“《黄帝灵枢经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针经》九卷”，“《黄帝九虚内经》五卷”。

从上述书目可以看出，《黄帝素问》《黄帝针经》《黄帝针灸经》《黄帝九灵经》《黄帝灵枢经》和《黄帝九虚内经》都是不同的书。由于《黄帝针经》《黄帝针灸经》《黄帝九灵经》《黄帝九虚内经》等都已失传，《灵枢》和《针经》之间的同与异也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《灵枢》的书名与道家有关，而王冰号启玄子，又“弱龄慕道，夙好养生”（见王冰次注《素问》自序），在注释《素问》时曾径直将《上古天真论》《四气调神大论》《生气通天论》等明显带有道家养生思想色彩的篇章移于《素问》卷首，这些都表明王冰实际上是属于道家的人物。旨在强调《黄帝内经》是道家的著作，也许这便是王冰把《灵枢》而不是把《针经》与《素问》合称为《黄帝内经》的根本原因。

2. 关于《素问》

“素问”作为书名单独出现，最早见于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。张仲景在序中说：

“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《八十一难》《阴阳大论》《胎胪药录》，并平脉辨证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。”

关于《素问》的命名和成书年代，宋代林亿等校订唐代王冰《次注黄帝素问》的《新校正》中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，

一是《素问》之名与太素有关，“素问”即“问素”。二是《素问》成书于汉代。

林亿等《新校正》中说：

“按王氏不解所以名《素问》之义，及《素问》之名起于何代。按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有《素问》之名。《甲乙经》序，晋皇甫谧之文，已云《素问》论病精辨。王叔和，西晋人，撰《脉经》，云出《素问》。是则《素问》之名，著于《隋志》，上见于汉代也。自仲景已前，无文可见，莫得而知。据今世所存之书，则《素问》之名起汉世也。所以名《素问》之义，全元起有说云：‘素者，本也。问者，黄帝问岐伯也。方陈性情之源，五行之本，故曰《素问》。’元起虽有此解，义未甚明。按《乾凿度》云：‘夫有形者生于无形。故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。太初者，气之始也。太始者，形之始也。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’气形质具而疴瘵由是萌生，故黄帝问此太素，质之始也。《素问》之名，义或由此。”

从《新校正》所作的考证来看，这两个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。所谓“问素”，日本丹波元胤在《中国医籍考》中说：“犹屈原有‘天问’，是倒置而下字尔。”“问素”即为“问太素”，“问太素”即为问疾病与医理。隋唐时杨上善注《内经》而书名《黄帝内经太素》，亦可作为“问素”即“问太素”的佐证。

《乾凿度》属于《易纬》之一，而《易纬》则是汉儒解释《易经》的系列著作，根据《易纬》中载录的有关儒道两家以及孟京易学的资料，可以确定《易纬》的成书应该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，至少不会早于汉成帝之前。《易纬·乾凿度》上下卷中都反复阐述的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等宇宙“四始”的概念，反映了汉代学者确立的从无形到有形、由元气生成万

物的宇宙生成观。

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的范畴散见于《庄子》《淮南子》和扬雄的《檄灵赋》《太玄赋》等著作中。然而把太易、太始等作为宇宙“四始”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则始于《易纬·乾凿度》。托名战国时列御寇所作的《列子》中虽然载录了和《易纬·乾凿度》完全相同的“四始”内容，但《列子》的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都与先秦著作有别，属于魏晋人伪作已无疑义。除此之外，东汉章帝时班固的《白虎通义》和三国魏张揖所撰的《广雅》中均载录有和《易纬·乾凿度》相类似的文字，可以认为是对“四始”概念的补充。

《白虎通义·天地》中说：

“天地者，元气始生，万物之祖……起始，先有‘太初’，然后有‘太始’，形兆既成，名曰‘太素’……故《乾凿度》云：‘太初者，气之始也。太始者，形之始也。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’”

《广雅·释天》中说：

“太初，气之始也。生于酉仲，清浊未分也。太始，形之始也。生于戌仲，清者为精，浊者为形也。太素，质之始也。生于亥仲，已有素朴而未散也。三气相接，至于子仲，剖判分离，轻清者上为天，重浊者下为地，中和为万物。”

《易纬·乾凿度》用“四始”的概念说明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。有形生于无形，从无到有，由“未见气”到“气之始”，由“气之始”到“形之始”，由“形之始”到“质之始”，宇宙万物的发生经历了太易、太始、太初、太素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，至太素而万物化生。万物既生，人类亦在其中。人体气、形、质兼具，便会因气、形、质的变化而产生各种疾病。

《素问》阐述的是人体的生命现象，并且是通过问答的方

式来解释人体的生理活动、病理变化、疾病治疗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。因此引用了《易纬·乾凿度》中有关宇宙生成论中的“太素”概念，以气、形、质俱备的“太素”作为人体的代名词。把“问太素”作为探究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和诊断治疗客观规律的形象表述，不仅可以确切规范《素问》的医书内涵，更鲜明表达了医家必须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探究生命之理的深刻含义。这样，宇宙自然的宏观和人体生命现象的微观在“素问”的名义下得到了理想的统一。

“素问”即“问素”，“问素”即“问太素”，从《素问》书名的命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确立的宇宙生成论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，并且能够得出《素问》的汇集成书不会早于西汉晚期的明确结论。

3. 关于《黄帝内经》

《黄帝内经》假托黄帝以名书，后世多以为是崇古风气使然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中说：

“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，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、黄帝而后能入说。”

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，与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、祝融等同是华夏民族的远祖，其事迹已难以稽考。立言成书而称名黄帝，以示渊源有自，这明显是古人的假托。然而，在古代文献中，不仅有“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，典主医药，今经方、本草之书咸出焉”（皇甫谧《帝王本记》）之类的传说，亦有着许多伏羲、神农创造发明医药的记载，如“伏羲……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，以拯夭枉焉”（皇甫谧《帝王本记》）、“神农……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。当此之时，一日而遇七十毒，由是医方兴焉”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）等等。对于《黄帝内经》为什么只是托名黄帝，而不是托名伏羲、神农等

其他古代中的传说人物，用崇古假托的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诸子略、兵书略、数术略和方技略中托名黄帝的著作约有近20种，例如道家有《黄帝四经》，阴阳家有《黄帝泰素》，小说家有《黄帝说》，天文家有《黄帝杂子气》，历谱家有《黄帝五家历》，五行家有《黄帝阴阳》《黄帝诸子论阴阳》，医经有《黄帝内经》，经方有《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》《神农黄帝食禁》，神仙家有《黄帝杂子步引》《黄帝岐伯按摩》等等。这些著作除了《黄帝内经》尚存外，其余均已亡佚。

就事理来说，上述以“黄帝”为书名的著作绝不可能是黄帝所作，但是“黄帝”诸书的命名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从班固把《黄帝四经》《黄帝铭》《黄帝君臣》和《杂黄帝》等四种不同内容的著作归于道家类来看，黄帝之书多与道家有关；更确切地说，以黄帝命名的著作都应该与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之学有关。

黄老之学起源于战国而盛行于汉初，假托黄帝之名而立言，以老子之学为主，因此属于道家。王充《论衡·自然》中解释说：“黄者，黄帝也；老者，老子也。”在政治上，黄老之学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，并融合了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、法家的法治思想、名家的形名思想、阴阳家的天人相参思想等等，强调“贵清静而民自定”，适应了汉初因战乱后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的社会需要。《史记·曹相国世家》中说曹参“其治要用黄老术，故相齐九年，齐国安集，大称贤相”，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中说陈平少时“本好黄帝、老子之术”，《史记·外戚列传》中说“窦太后好黄帝、老子之言，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《老子》，尊其术”，刘向说：“文帝本修黄老之言，不甚好儒术，其治尚清静无为”（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），《史记·

乐毅列传》中说“乐氏之族有乐臣公，善修黄帝、老子之言，显闻于齐，称贤师”，《史记·汲黯列传》中说汲黯“学黄老言”、“治官理民，好清静”，《史记·袁盎晁错列传》中说邓章“以修黄老言，显于诸公间”，这些记载都表明在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前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甚为流行，并且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和尊崇。

黄老之学将黄老并称，黄帝也成为道家的人物。《黄帝内经》依托黄帝以名书，而不是托名伏羲或神农，自然与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有着密切关系。黄老之学兼采诸子，既继承了道家的思想，又吸取儒家、名家、法家、墨家、阴阳家等各家之长，实质上是综合性的道家学派。《黄帝内经》中广泛使用的“道”的概念、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观点以及天人关系、阴阳学说、精气学说、形神关系、清静寡欲的养生产论、治病于未然的防病观点等等方面的论述，都显著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。同时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医学理论还融合了阴阳家、儒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兵家等诸子之学，这种相容并蓄的立说方式也正反映了黄老著作的学术特点。

因此，《黄帝内经》的书名冠以“黄帝”，并不仅仅是崇古假托的一般现象，实际上表明《黄帝内经》的成书与道家有关。后来《道藏》将《黄帝内经》收录其中，无疑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。

至于《黄帝内经》书名中的“内经”二字，则并无深意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医经共七家，除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外，尚有《黄帝外经》三十七卷，《扁鹊内经》九卷，《扁鹊外经》十二卷，《白氏内经》三十八卷，《白氏外经》三十六卷，《旁篇》二十五卷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说：“医经者，原人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，以起百病之本，死生之分，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，调百药齐和之所宜，至齐之得，犹

慈石取铁，以物相使，拙者失理，以愈为剧，以生为死。”据此可以看出，所谓“经”是指阐述医学道理的基本书籍，而“内”“外”只不过是同种著作的简单分类。先秦诸子中《庄子》《晏子春秋》等亦有内篇、外篇之分，其事相同。

现存的《黄帝内经》包括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两部分，各分9卷，共162篇，约30余万字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虽载录“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”而未说明其具体内容。东汉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自序中提到了“《素问》”、“《九卷》”的书名，但亦没有言明此二书与《黄帝内经》的关系。直到晋代，皇甫谧在其《甲乙经》序中才初次提出“《针经》九卷”、“《素问》九卷”即是《七略·艺文志》所称“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”。唐代王冰沿袭此说，认为《素问》九卷兼《灵枢》九卷正合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之数，而《灵枢》即为《针经》。自此之后，《黄帝内经》由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两部分所组成的说法遂成为公论。

皇甫谧提出《针经》《素问》合称《黄帝内经》的具体依据已不得而知。因为《黄帝内经》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医经七家的仅存著作，并且晋代以前的医学文献又大多亡佚，现有的有关资料尚不足以对皇甫谧说法的正确与否进行充分的考证。然而，考察《黄帝内经》的篇目和内容，却使人产生了另外的疑问，为何与《黄帝内经》同时的其他医经以及成书晚于《黄帝内经》的诸多医学著作都完全亡佚，甚至于毫无零星文献流传，而唯独《黄帝内经》却保存的如此完好？《黄帝内经》仅有十八卷，其内容已经涵盖了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，篇幅远远大于《黄帝内经》的其他医经，其中论述的医学理论自然更为系统和丰富；依此推论，《黄帝内经》时代的医学水平，岂不是达到了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高度？

今人廖育群氏认为，《黄帝内经》的十八卷实为十八篇，

“卷”“篇”义同。对比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其他医书，《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》为三十卷，《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》为四十卷，《尧舜阴道》为二十三卷，《汤盘庚阴道》为二十卷，均多于《黄帝内经》的卷数。按理而论，这些论述具体病症和房中术专书的内容绝不可能超出今本《黄帝内经》的文字分量。又《素问》《灵枢》等书名在历代书志中一直分别载录，皇甫谧亦是将《素问》《灵枢》计为两书，而各有“九”卷、“八十一”篇的两个代表“完满”“最大”的数字亦可旁证说明两书应属互不相关的独立著作。因此，《素问》《灵枢》必定不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（廖育群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医学卷》）。

廖氏的观点实有所本。按清代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：“《隋志》始有《黄帝素问》九卷，唐王冰为之注。冰以《汉志》有《内经》十八卷，以《素问》九卷、《灵枢》九卷当《内经》十八卷，实附会也。”

就篇幅和内容来说，现在流传的《黄帝内经》绝非刘歆编撰《七略》或班固编撰《汉书》时所见的《黄帝内经》，这确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。由于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二书成书时代相近，内容也互有重复或矛盾之处，或许可以推论，晚出的《素问》《灵枢》汇集了《黄帝内经》时代的诸家医学文献，其中不仅包括了《黄帝内经》，也囊括了《黄帝外经》《扁鹊内经》等其他医经七家的有关内容。正是因为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二书各有九卷，后人遂把《素问》《灵枢》附会于《黄帝内经》名下，以合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“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”之数。

托名在《黄帝内经》名下的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二书，实际上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论著汇编，反映了汉代以前医学发展的整体水平。

4. 关于《难经》

《难经》之名甚乖情理，既尊之为经，却又以“问难”之“难”命名。清代徐大椿在《难经经释》叙中说：

“《难经》，非经也。以《灵》《素》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，设为问答之语，俾畅厥义也。古人书篇名义，非可苟称，‘难’者辩论之谓，天下岂有以‘难’名为经者？故知《难经》非经也。”

按《难经》之名，首见于晋代皇甫谧《帝王本纪》。《太平御览》引文云：

“黄帝有熊氏命雷公、岐伯论经脉，旁通问难八十一，为《难经》。教制九针，著内、外《术经》十八卷。”

虽然皇甫氏所述如此，但缺少足够的文献旁证，《难经》或指《素问》《灵枢》中的问难八十一篇而言，其实并非今本之《难经》。东汉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曾提及“撰用《素问》《九卷》《八十一难》……”，其中的《八十一难》即指《难经》，却未用《难经》之名；隋唐杨上善《黄帝内经太素》卷十任脉注和冲脉注引《难经》亦均作《八十一难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难经》，称“《黄帝八十一难》二卷”；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作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一卷”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则作“秦越人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二卷”。

唐代杨玄操《黄帝八十一难经注》序中说：

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者，斯乃渤海秦越人之所作也。……按黄帝有《内经》二帙，帙各九卷而其义幽赜，殆难穷览。越人乃采摘英华，抄撮精要，二部经内凡八十一章，勒成卷轴，伸演其道，探微索隐，传示后昆。名为《八十一难》，以其理趣深远，非卒易了故也。”

这是说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为秦越人所作，而《黄帝八